

作

大院

齐光瑞 张瑞芝

著

一部文化界和文化人的速写
一部揭露文化界潜规则的反腐小说
直劈文化体制改革的痼疾，
悬疑之中有悬疑，故事之中有故事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作协大院/齐光瑞, 张瑞芝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21-09218-2

I ①作… II ①齐…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4342 号

作协大院

作者齐光瑞张瑞芝

责任编辑朱智毅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1020mm1/16

字数 398 千字

印张 25.5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59623775

第一章 运筹帷幄

通常上级找下级谈话都是态度和藹地或叙经历谈感受，或树观点、辨是非，或引典设喻、寓理于情、情理交融，循循善诱地拉近感情进行铺垫，以求让对方能觉察出亲切感和实在感，这是谈话的艺术。

一、临危受命

何然同志的称呼由何副处长变成何总编，是从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德梅找他谈话后开始的。

那天，何然像往常一样，同大楼里的工作人员一起从通勤车上下下来，鱼贯而入省委大院，何然进了大楼上楼梯，转弯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前，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放下公文包，抄起拖布和水桶欲打扫房间卫生时，办公桌上的电话便叫了起来。

因为别的同事还没有到，他便放下水桶和拖布，拿起了电话：“你好！文艺处。”

电话是常务副部长胡德梅打来的，让他到她的办公室去一下，有事要找他谈。

“什么事儿呢？”何然的心里画魂儿。他自己管的这摊事儿也没有啥差错呀，为啥领导一大早就找他神秘兮兮地要谈事儿哩？

当他忐忑不安地敲开胡部长办公室的门时，胡德梅笑容可掬地把他迎进办公室，示意他坐在办公桌旁的会客椅上，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当副处长有好几年了吧？”

何然心里一惊，啊！是要给我升职？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于是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又巧妙地带着埋怨的口吻回答胡副部长：“快5年了。”

胡德梅仍笑咪咪地瞧着他说：“是呀，时间过得真快，可惜部里的职位都满满的，把你们这些人才都给耽误了。”

何然知道领导这是在铺垫。因为，通常上级找下级谈话都是态度和蔼地或叙经历谈感受，或树观点、辨是非，或引典设喻、寓理于情、情理交融，循循善诱地拉近感情进行铺垫，以求让对方能觉察出亲切感和实在感，这是谈话的艺术。于是他就顺情说好话：“能在您这样的英明领导手下多学习几年经验，也是难得的锻炼机会呀！”

胡德梅就笑：“这话有点假了，谁不想出人头地呀，好了，不和你兜圈子了。小何，我和你说，昨天部长办公会议决定给你压点担子，你有没有心理准备？”

何然受宠若惊：“感谢领导信任，不知领导想让我——”

他知道，现在部里各处室都是人满为患，虽说经常从报社、电视台、网络台临时抽调人来帮忙，但那也不是部里缺职位，每个处室的领导职位都是满满的，缺的是能干具体工作和哪儿叫哪儿到能打杂的人。最近又没听说成立新的处室，而比他有后台的副处长，又有好几位在等着哩。理论处、文艺处、宣教处、干部处、新闻处、办公室、机关工委、研究室、国教办、舆情信息中心、资料室的处长们，个个都是年富力强的，哪有他们这些副处长的位置啊！归宣传部主管的文明办、文化厅、广电厅、报社、新闻出版局、出版总社、社科院、社科联、外宣办、网宣办等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单位也都是人满为患，每个系统，每个部门都有很多后备干部在排着号，且大多都有后台。这些好单位对他这不溜不送的来说，天老爷得下多大的雨点子才能淋到他的身上啊！

“你知道《九州文艺》吧！”胡德梅打断了何然的胡思乱想。

“是的。”他点了点头。心说：把宣传部主管的部门滤了一遍，就把文联和作协给落下了。

他当然知道，《九州文艺》杂志社就归他们文艺处管嘛。干吗要我去那个是非之地？他的头立时就大了。

《九州文艺》是东江省改革开放后诞生的一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期刊，是让东江省宣传文化事业引以为豪的一个品牌。应该说，

现在国内的一些有名的文学大师和比较有名的作家几乎都在《九州文艺》上发表过作品。国内历届的评奖作品，都少不了有在《九州文艺》上刊发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文学的不景气，加之一些不可名状的因素，这几年发行量锐减。外边的选载数量也不见了，更别说获什么奖了，职工人心涣散，工资长期拖着不发。去年东江省作协党组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总编辑，省委宣传部也批准了这个方案。可由于原来的散文诗歌组组长任思建同志向作协党组书记兼主席林蓬拍胸脯打保票，说若用她当总编，一年就翻身，不仅发行数量能超过千份，还能有企业赞助办刊经费。这样一来，作协党组经开会研究，实际上是林蓬的个人决定，就起用了任思建，让她代理总编一职。

人都说：想污染一个地方有两种方法，用开放的女人或是钞票！还真打这话上来了。谁能想到，这任思建让她写几行酸掉牙的诗歌还行，让她主管一家杂志还真难为了她。不但办刊无方，还由于她和编辑部的报告文学评论组长岳翎琪日久渐深的矛盾一下子升级，岳翎琪不但不听她的调遣，还私下里与她大打出手，公开骂她是“婊子”，并在东江省作协干部大会上指着任思建和林蓬的鼻子质问：“你们说说，你这个总编是咋代理上的？就凭你的水平，除了在床上撒娇外，你还会啥？”闹得全省文化界都沸沸扬扬，结果受伤的是《九州文艺》。由于办得越来越没品位，几乎没人订阅，一次开机只印几百册，给一些杂志、作家和官员们一赠阅就完事了。这很让东江省作家协会和东江省委宣传部头疼。

前不久的一次东江省全省的思想政治文化宣传战线的会议上，省委书记洪欣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在讲话中提到了《九州文艺》，他说：“作为我们东江省标志性的文化品牌《九州文艺》，现在居然没人知道了。”这一句话就让包括宣传部长方子湄在内的所有宣传部领导感到汗颜，于是回来便召开部长办公会议，最后决定让出过小说作品集的文艺处副处长何然到《九州文艺》杂志社做总编辑兼社长。

胡德梅见他半天没说话，就笑着给他宽心丸说：“这个单位的问题是多一点，最主要的是员工分成几派，钩心斗角，不思进取。你去了后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不要怕出问题，为了解除你的后顾之忧，你现在的这个位置还给你保留。也就是说，即使你干不好，你回来部里还要你，而且级别还升一格正处级，怎么样？”

何然没有马上回答，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派他到这么个老大难单位去履新。

看到他很为难，胡德梅又说：“这样吧，给你3天时间，你先考虑考虑。同意的话就告诉我，我让干部处办理手续，下周就赴任。不想去呢，也不为难你，就继续干好本职工作。不过我相信你，作为一名党员是有政治觉悟的，哪有困难就到哪里去，越是艰险越向前嘛！我想，这个‘何总编’的称呼我们是能够叫上的，对吧？”

何然苦笑了一下：“好的，让我考虑一下吧！”便告别了胡德梅，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回到了办公室，处里的其他同事都来了，互相之间点头打着招呼。

何然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打开电脑，在等电脑启动的空闲时，一边沏茶，一边翻了翻同事拿上来的报纸，浏览了一下新闻。可翻了半天也没看到自己有兴趣的消息，便嘀咕一声：“这年头儿的报纸，咋都是在网上摘呀，所发的东西，全是在网上看过的，没劲儿！”

处长李子明笑了：“报纸也不都是给咱们能上网的人看的，要知道还是不上网的人多呀！”

他苦笑了一下：“也是呀！”便扔下报纸，驱动起了鼠标，又敲了几个字，他想搜一下《九州文艺》。家务不懂问老婆，百事不明上网搜嘛！谁料，屏幕上跳出来的竟然是一些作家在简介中提到曾在《九州文艺》上发过某某作品，余者再无《九州文艺》的任何消息，他叹了一口气：“咳——”

对桌的李子明便问他：“老何有啥不开心的事吗？”

他漫不经心地回答：“没有啊。”

李子明随口说：“看你唉声叹气的，以为有啥不开心的事儿哩。哦，对了，早上上班时，我碰到了赵部长，说想让你动一下，你听说了吗？”

他头也不抬地回了一句：“这不刚谈完话嘛！”

“哦，去哪儿？”处里的同事一听这话便都围了过来，“高升了？那何处该请客！”

“去作协。”何然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那不错嘛，多清闲啊，具体什么职务？”

“《九州文艺》杂志社总编。”

大家一听这话，就都失望地回到座位上。李子明恍然大悟地说：“怪不得你这样儿，原来是让你去那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破地方啊！”

他苦笑了一下：“呵呵，好地方能轮到我吗？”

“那你想不去呀？”李子明饶有兴趣。

“这不没决定呢吗，胡部长说给我3天时间考虑。”

“当总编好啊，总编可是媒体、出版社、资讯公司统领各主营业务部门的老大啊！是编辑的最高领导，负责对机构的总体经营发展和主营业务大方向的把控，权力好大的。何处，还是应该恭喜你的！”一个叫温新的同事很羡慕地说。

何然听了就苦笑一下说：“你说得没错，总编辑作为编辑工作的决策人，出版方向的把握者，不仅有政治压力也是有工作压力的。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把握出版方向、负责图书质量、营造发展环境、参与出版经营管理、带好编辑队伍这一大堆儿的活儿等着干。看到没？很累的，也不是那么好干的。”

“可我倒觉得你应该试一下——”见他这么消极，处长李子明便给他分析，“要知道机会就像是男人的那东西，只要握在手里，就会越来越大的。从个人角度讲，你爱好文学，又出过书，去那里是属于你自己的本色出演。再者说，这毕竟是提了一步呀。四十多岁了不能

在副处级别上总待着，现在的年轻人进步太快，三十多岁就正处级了，你在那儿对付个三五年，把它弄辉煌了，那提个厅级干部很正常嘛！”

另一同事吴春艳也说：“我看李处说得对，单位是不好，但不影响你出成绩呀，越是在低谷时，你出成绩就越明显。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做不是故事的结局不够好，而是我们对故事的要求过多！何处，是金子总要发光的，可当满地都是金子的时候，你自己可能也就不知道自己是哪颗了。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去！”

何然还是苦笑着回答他们：“呵呵，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可问题是我是穷人。去九州出成绩是好出，可你知道吗？我不适合当官儿，尤其是管人，我一听人事上的烂事儿头就疼。这管的还是文化人儿，这些人整天人五人六的，七个不服八个不忿，总觉得自己是精英，瞧不起这个，看不上那个，事业单位不比咱们机关啊！”

吴春艳就附和着：“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何况《九州文艺》那地方神经兮兮的，去年要往省报并，人家省报明确说，我们要刊物可以，但《九州文艺》的人一个也不要。由此可见这里的复杂性。”

李子明则很关切地帮他分析：“其实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此，作协的林高手和那个任思建不清不白的，让任思建上来鼓捣一阵儿，整得满目疮痍。任还没调走，你要是去了，和她咋处关系？这可是大事儿。还有那个岳翎琪，据说她和那个作协有名的刺儿头陶大如是死党。那个副总编李长水狗屁不是，还阴阳怪气，里挑外撅地总挑别人不是。这几个人如何摆布可是要耗费一番精力的！”

屋里的另一位年轻同事向军接了一句：“这地方这么复杂啊！”

温新在旁边叨咕了一句：“作协大院，作协大院，不邪能叫作协大院吗？”

吴春艳便逗他：“不复杂，能选咱们的何处吗！”

李子明想了一会儿后很负责任地说：“老何，我再给你分析一下，我认为还是去有利。且不说刚才我和小吴说的那些有利的一方面，就说那些不利的因素，你也好摆平。我觉得，当然咱们大家都清楚《九

州文艺》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窘境，文学大环境固然是个因素，但都与林高手经营下的作协有直接的关系，他之所以弄不了，是因为在作协他的事儿太多，叫不动号了。而你去谁都不认识你。你又没啥把柄，可以大刀阔斧地干，谁敢不服？有宣传部给你撑腰，所以我觉得你去是利大于弊，我想部里也是基于这个考虑的。”

何然愁眉苦脸地说：“这就是下放。”

李子明：“事情都要从两方面看，万一你要弄好了呢？”

何然反问：“那万一要是弄砸了呢？”

温新就在旁边叨咕：“现在有句很流行的话，说人生就像一个茶几，虽然不大，但是充满了杯具。”

向军也说：“就是，都说时间是最好的老师，可到最后他还不是把所有的学生都弄死了。”

吴春艳没加入他的调侃，而是接着何然的话头说：“那就看何处你想不想有作为了。”

何然心说：有作为？傻子才不想，但这是在火上烤！还想要说啥，可外边走廊里有人喊：“开会了，全体干部到会议室开会！”便硬挤出一点笑容，又摇了摇头说：“别为我操心了，开会去吧！”

晚上，回到家，他和妻子袁杰商量这件事，妻子的第一反应很痛快：“不去！”

他就问妻子：“这可是我展示能力的好机会啊！”

妻子袁杰说：“可你想过没有，在那个人事关系复杂的地方，你要是干砸了咋办？以后还有机会吗？”

是的，真要是在这儿干砸了，以后还有机会吗？他陷入了沉思。

何然今年 43 岁，大学毕业后就进了机关，在省委宣传部一待就是 17 年。从最初的办事员干起，宣教处、干部处、出版处、文艺处，几个处室的串动后，便升任了副处长，虽然级别是副处长，大家都是何处长长、何处长短地叫着，但一个处室就那么几个人，有啥事大家都是直接找处长，副处长的职位也就形同虚设。和他同期毕业的同学，

虽说有的是中学校长，没啥级别，但有实权。现在的中学校长比大学校长还牛得很，每天都在躲着以免被人求。不用说别人，自己的妻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袁杰是滨江市重点中学一中的校长，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家里吃的用的穿的就没用自己买过，总有人给送。可他堂堂一个副处级干部，莫说给他送东西，就是请他吃饭的人都很少，那个“一等男人家外有家；二等男人家外有花；三等男人花中寻家；四等男人下班回家；五等男人妻不在家；六等男人无妻无家”的顺口溜他听到后，回家就跟妻子说：“我是四等男人，下班就回家。”袁杰就逗他：“没让你当五等男人就不错了，有啥不知足的？”

想当年，大学刚毕业时，他凭着自己在学校时多次发表作品的优势被分到了省委宣传部，让全班同学都羡慕不已。就是因为这次分配，他一直追求的袁杰才投入了他的怀抱。大家都夸他的前程不可限量，可十多年过去了，连成为他妻子的袁杰都由一名普通教师成为财权人权一把抓的大校长了，可他还在机关里不咸不淡地混着。记得老父亲每次都说：“当官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这个“长”，指的还不就是一把手嘛！老人家补充他的那句话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终于等来了主管一方的机会，却是这么个复杂的地方，去还是不去？

晚饭时他喝了点酒。他知道，若是不喝点酒，肯定会睡不着的。心里搁着这么大的事儿，不影响情绪那是假的，可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被搅得心神不宁，生活总是要继续的嘛！

可他半夜了仍久久不能入睡，他一直在思索：这个机会我应不应该抓？

沉浸在满足中的袁杰偎在何然的怀里，幸福地搂着他喃喃地说：“你要是真想施展一下抱负那你就去吧。”

他用力搂了一下妻子：“我也真是害怕陷进去，从来没管过人，一下子就去管人，而且管的都是文化人，又都是有后台的文化人，真的有点不适应哩！”

知书达理的袁杰就鼓励他说：“男人嘛，就得在风浪里闯。没事儿的，哪怕部里不管你了，那就退休、下海。现在这形式，我也看明白了，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你开始不是不同意我去吗？”何然有点诧异。

袁杰就咯咯笑着撒着娇解释：“我现在也不同意你去，可看你唉声叹气的，觉都睡不着，有啥办法？只能让你去，因为我知道你内心深处是对那个职务非常向往的！”

他又紧紧地拥抱一下妻子说：“知我者袁杰也。”

“高职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放心去做吧，我支持你。”

妻子这善解人意的话就像是春风化雨，听得何然心里美滋滋的，在用力搂紧妻子的同时，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九州文艺》的事儿。

以前对《九州文艺》的了解，仅限工作上的过问和别人的道听途说，现在决定要去那里工作了，何然便开始搜集起有关《九州文艺》的资料，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对《九州文艺》有个彻底的了解。

《九州文艺》是东江省乃至全国有名的文学刊物之一，是由东江省委宣传部主管、东江省作家协会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纯文学期刊。从1980年3月创刊至今，《九州文艺》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刚开始，隶属于东江省文联，当时，正是文艺复兴大繁荣的时期，东江省顺势而动，决定也办一份培养自己文学创作队伍的刊物，就打报告，申请了这个刊号。起初叫《东江文学》，当时的省文联主席觉得地域性和目的性太强，不响亮，就改名叫《天下文学》，后来到审查时，又觉得这名叫得太大，有点承受不起，便改名叫《九州》。

因九州是中国古代的称呼，虽是虚指，但引申为“全国”的代称，犹“天下”、“四海”之谓。加之九州乃是由中国奇幻者创造的一个奇幻世界，所以它一出生血脉中就具有了东方的神韵。他们又找懂《易经》的大师给测了一下，得出：九州，笔画和五行分别为9个木，6个金，此名数理为15，其暗示的信息是：谦恭做事，必得人和，大

事成就，一门兴隆。乃大吉之数。于是，上下都满意，基于此，才确定叫《九州》。后因当时的政治环境，此刊不仅只发文学作品，也发故事、曲艺之类的文艺作品，因而，又在九州后加了两个字“文艺”，变成了《九州文艺》。从此，该名就固定了下来，一直叫到现在。

后来，作协和文联分家，它又划归了省作协。划过来后，就专发表小说、诗歌等纯文学作品，有人便提议更名为《九州文学》，报到省委宣传部审批，但没获通过，省委宣传部觉得《九州文艺》已经是名刊，是品牌了，不能随便更名，加之文学也是文艺的分支，最后，定名为《九州文艺》。

30年来，《九州文艺》共发表数千名作者的近万篇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总发表量近千万字，所发表文章多次获奖，并被外刊转载选载近千篇，为东江省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市场经济的因素，文学市场普遍不景气，加之林蓬调入作协后执行了一条任人唯亲的做法，凡是 he 看上的便任由其去挥霍，闹得个东江省作协是怨声载道。他和副主席吕文方、孟雨田关系不睦，后来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开会就吵，甚至上网去发泄一下私愤，这便直接影响了总编的工作，而最大的受害者便是《九州文艺》杂志社，尤其是任思建到任后，《九州文艺》居然跌到了冰点，不仅刊物没人订，连投稿的都少了。

何然越了解《九州文艺》，也就越坚信李子明的话，这样的地方，是最好出成绩的地方。于是他向部里表态，他愿意去《九州文艺》杂志社。但提了两个条件：一是他本人的关系不动，仍留在宣传部；二是请部长办公会开会，批给他 10 万元启动资金。部里答应了他，于是他踌躇满志地准备上任了。

下决定的当天，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凡成大事者必须要有一定的手段，要敢于决断，施展才智。如不能抓住机遇，当机立断，那就可能会错失成功的良机。

二、春风化雨

决定下了的当天晚上，何然又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总想着去《九州文艺》的事情。辗转反侧地睡不着，一睡不着，心里就更发焦。可睡在旁边的袁杰就好像是在戏耍他，睡得甜甜的，居然还泛起了笑意。他就嫉妒地扒拉她一下，谁料，袁杰没有醒不说，还翻了一下身，响起了轻微的鼾声。

何然叽咕了一句：“她这是累的。”就侧过身轻轻地亲了她一下，然后披衣坐起，想了想后，便起床去了客厅。

站在客厅里，倒了杯水慢慢地喝。窗外传来过街的夜行车的声音，偶尔还传来“噼啪”的动静，在夜半更深时显得是那么刺耳。他便不由自主地踱向窗户，撩起窗帘，望着窗外。窗帘一拉，正伺机偷袭的街灯便把一束清白的光投射进小屋里，照亮了墙上的一角。何然抬眼向窗外望去，被路灯拉长了的树叶影子不知疲倦地在玻璃上不紧不慢地晃动，胡同口的街灯下有两个男子大半夜的不睡觉，居然还光着膀子在下象棋，他们每走一步都把那棋子在棋盘上摔出噼啪的响声。这声音更让何然心烦意躁，睡意是彻底地没有了，于是，他走进书房，打开了电脑。

因久在机关工作的缘故，何然养成个习惯，有事儿没事儿都要上网看看，一是看新闻，二是聊天、玩游戏。

这不，何然打开电脑后，登陆 QQ 上线，刚打开 QQ，一个头像就晃起来，一看就是那个网名叫“红楼天香”的女人。

这个红楼天香谈吐高雅，知识渊博，何然觉得她的修为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不像那些浅薄的女孩子，说不了三句话就像警察查户口，把你查个底儿掉。他喜欢红楼天香的善解人意，因为红楼天香那淑女般的矜持甚至有些让他着迷。但今天因为心里有事，他就不想和她聊天，可电脑那头的她，居然总是发来信息：你在吗？怎么不见你上线？甚至还时不常抖动一下。

红楼天香：你在吗？怎么不见你上线？

你在吗？怎么不见你上线？

你在吗？怎么不见你上线？

一连几次，都是这句话，没办法，何然便在网上找了一个现成的帖子回复：心无时不跳，我无处不在。

红楼天香那边马上回复：你在线啊。原来是个“隐君子”。

何然很惊讶，还真就有和他一样三更半夜不睡觉的人，于是就继续粘贴回复着：隐名免灾祸，隐身免烦恼。

红楼天香：可你要知道“小隐于野，中隐于市，大隐于朝”啊！

何然：知人知面不知心，隐名隐身难隐情。

红楼天香：哇，好难懂啊，连情字都出现了？咋？你又开始学哲学了？

何然：呵呵，学文学的都是傻子，学哲学的都是疯子。

红楼天香：精辟，你是不是经常这样在网上泡妞儿？

何然：流汗流血不流泪，泡茶泡吧不泡妞儿。

红楼天香：好酷呀，可是人不可能没有感情呀！

何然：蒸桑拿蒸馒头不争名利，弹吉他弹棉花不谈感情。

红楼天香：我开始流汗了，你真是个牛人！我就不信你对女人不感兴趣！

何然：网上越嚣张，网下越善良。玩什么都别玩爱情，信什么也别信女人。

红楼天香：嗯，这是至理名言，可你为啥要这样说？难道你受过感情的伤害？

何然：爱有多深，恨有多深。带翅膀不一定是天使，它有可能也是鸟人。

红楼天香：怎么感觉那么沧桑啊！

何然：男人因为成熟而沧桑，女人因为沧桑而成熟。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让他们去找吧。

红楼天香：有点难懂，但又很有哲理。

何然：男人善于花言巧语，女人喜欢花前月下。

红楼天香：那是不正派女人的说辞。

何然：女人无所谓正派，正派是因为受到的引诱不够；男人无所谓忠诚，忠诚是因为背叛的筹码太低。

红楼天香：你怎么总是答非所问？你是怪物吧？

何然：每个人都是怪物，每句话都是真理。

红楼天香：天啊，和你生活在一起会累死了，你家嫂子一定活得很累。

何然：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车去吧。

红楼天香：我要哭了！

何然：爱与恨都是寂寞的空气，哭与笑表达同样的意义。

红楼天香：哭和笑怎么能一样，瞎掰！

何然：苦与乐都是财富，生与死都要绚丽，何况哭与笑乎？

红楼天香：和你说话真累，其实你不懂女人心。

何然：呵呵，女人希望男人表露心灵，男人希望女人裸露身体。

红楼天香：嗯，终于说了句实话。你讲话很搞笑呀。

何然：我身在江湖，江湖上却没有关于我的传说！

红楼天香：哈哈哈哈哈，不和你闹了，我知道你是在用网上的语言敷衍我，我想知道为什么？

何然半天没有回答她，那边就问：咋了？有心事吗？何然便敲字回答：我要换工作了。

红楼天香：可是高升？

何然：是升，但不高。

红楼天香：做啥？

何然：《九州文艺》总编。

红楼天香：那得恭喜你啊，大总编。

何然：不知是福是祸？

红楼天香：干吗那么悲观？

何然：因为这里事太多。

红楼天香：那就不去嘛！

何然：可这也是展示自己的机会。

红楼天香：那我就不知咋劝你了。

何然：我不用劝，我自己知道我该怎么做。

红楼天香：那你这样不是有病吗？

何然：是病，但没病入膏肓。

红楼天香：人生本身就是一场搏击。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充满了各种矛盾，正确的态度和做法是敢于正视，想方设法解决，尽管道路曲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何然：呵呵，铁杵能磨成针，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材料不对，再努力也没用。

红楼天香：我现在很想见你。

何然忙说：遵守承诺，把握原则。

红楼天香：我后悔和你的不见面承诺了，我不希望我们真的是只能在电脑的两端，遥遥相望，一生相随。

何然：网友见光死，我们这种情感，只能在电脑的两端！

红楼天香：可我们通过话，有过视频，已经是见面了啊。

何然：我是说在今天的午夜是不适合见面的。再说网络之情，顾名思义，只限于网络。

红楼天香：网上一个你，网上一个我。爱一场，梦一场，谁能躲得过？这真真假假的真是难以捉摸。

何然：这歌词写得真不错，可惜太酸了。

何然怕再聊下去红楼天香纠缠，就赶忙发了个告别的图案下线了。

三、走马上任

何然正式到在作协大院里办公的《九州文艺》杂志社上任，是一周后的星期五下午。

上午他就和送他来的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李富通到了东江省作家协会，但他们没有直接去在作协大院里偏楼办公的《九州文艺》杂志社，而是来到了主楼5楼的作协办公室。李富通代表省委宣传部向作协传达了对何然同志的任命。虽然他的组织关系和工作关系还留在省委宣传部没动，但人必定是来作协工作了，而且还占了作协一个正处级的职数。这当然也算是作协的人了。故而，何然也知趣儿，在谈话发言中就表态，一定会尊重作协的领导，服从作协的指示。私下里被人誉为“林高手”的东江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兼主席林蓬和主管《九州文艺》工作的副主席吕文方分别和他谈了话。他们均在谈了工作上的重重困难之后，希望他能放手改革，为《九州文艺》的重振辉煌蹚出一条新路。

东江省作家协会是一个独立的、省一级的人民团体。可以这样说，东江省作家协会荟萃了东江省文学界的人才精华，他们坚持开展文学创作、研讨、采风活动，有力地推动了东江省全省的文学创作。

中午，作协破例搞了一个小宴会，欢迎何然和招待李富通。在酒桌上何然又再一次表态：自己一定会认清形势，摆正自己的位置，保证服从作协的领导。同时也希望作协支持他的工作。

下午，当他和作协副主席吕文方，主管人事的秘书长兼作协办公室主任邓福顺来到《九州文艺》杂志社时，早已接到通知来欢迎新总编到任的《九州文艺》杂志社的员工并没有表示出什么惊喜，也没有何然想象中欢迎的掌声，大家一个个面无表情，像瞧动物园中的动物表演一样，看着迈进办公室的这三个人。

两个副总编任思建和李长水分别先和吕文方、邓福顺握手，吕文方便将何然介绍给他们。也许是受了先入为主的影响，看见任思建，尤其是握到她的手，何然说“你好”时，头脑里便很自然地想起李子明的话，同时也警惕地蹦出“这真不是个省油的灯”这个概念。